



## 大 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 次全体会议  
 1997年10月6日，星期一，下午3时  
 纽约

主席：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嗣后：扬格先生(副主席)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的第一位发言者是几内亚比绍外交与合作部长费尔南多·德尔芬·达席尔瓦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达席尔瓦先生(几内亚比绍)(以葡萄牙语发言，法文稿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几内亚比绍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并重申我们对你成功地指导本届会议工作的能力的信心。你可以完全放心，几内亚比绍代表团愿意与你进行合作。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敬意，感谢他以富有创意和建设性方式完成了任务。

还应当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他自担任本组织最高职务以来，以非凡的决心承担起有关联合国改革的重要责任。我们鼓励他继续以同样的充满活力的精神完成其工作，从而更好地使本组织适应不断变化中的世界的目前和未来的需求。

大会是在本组织正经历复杂的过渡时期时举行会议

的，这一时期突出了几个问题，然而，几内亚比绍相信本组织和各会员国确定新的政策及制订恰当结构的能力，以应付各种国际问题所构成的新的挑战。

全世界领导人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期间，庄重申了本组织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以及使联合国得到改革和现代化的必要性。当时通过的历史性宣言应继续成为本组织工作的基础，为根据《宪章》的原则和理想所采取的全球行动构筑框架。

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采取的重要的改革行动，我们认为，这些行动应得到各会员国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的扩大和民主化也是优先问题。该重要机构的组成和决定必须反映各会员国的关注，并应具有更透明的基础和更公平的地域代表权。

因此，根据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哈拉雷宣言》，我们认为，非洲应在安全理事会上享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享有同目前成员相同的特权。

同样，我们认为，日本、德国和巴西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资格，在无损于等待我们审议的其他建议的情况下，值得几内亚比绍的认真注意。

97-86162 (c)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的成员一人署名，在会议举行后一个月内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室)。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我们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需要本组织及其各会员国进行更大的努力。特别是争取决定财政问题，这是改革进程中取得有效进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本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承诺，然而，世界各地区继续出现冲突和兄弟残杀式的战争，造成生命损失，人口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难民潮的出现。不幸的是非洲继续出现各种灾难的悲惨例子。我们大陆上这些危机的严重性促使安全理事会于今年9月25日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以努力分析其根源并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

除安哥拉、布隆迪、卢旺达和索马里的冲突之外，在塞拉利昂、刚果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也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和危机。

以几内亚比绍享有深切友好关系的安哥拉而言，我们欢迎在那里为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解所取得的进展，我们鼓励安盟作出必要努力，以完成《卢萨卡议定书》所确定的任务。

在布隆迪、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必须进行对话以争取解决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

在塞拉利昂，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统组织为恢复经民主选出的政府而作的努力。

在利比里亚，我们欢迎自由和公正选举的举行及和平的恢复。我们敦促国际社会继续为该国的重建及巩固和平与民主提供援助。

谈到西撒哈拉，几内亚比绍欢迎最近在各方之间达成的协定，希望这一新谅解将最终通过举行有关自决的公民投票而解决该问题。

安全理事会于1992年对利比亚实行的制裁，严重影响到无辜的人民。几内亚比绍鼓励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而寻

求这一问题的公正解决。非统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提出的建议值得国际社会的注意。

中东最近的事件削弱了和平进程。我们敦促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权利机构继续进行对话，以恢复信任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在该区域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关键。

我们还关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执行和平协定的缓慢速度，我们呼吁各方表现出解决冲突的最大决心。

在东帝汶，我们继续支持在秘书长主持下所进行的谈判，以便为这个问题找到公正和确定的解决。

对古巴实行的禁运继续严重影响该国的人民和发展进程。我们呼吁当事各方采取必要步骤以使这个问题得到确定和令人满意的解决。

我们也谨代表我国政府重申我们的信念，即：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理应在尊重普遍性原则和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它在联合国的正当地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拥有2千多万人口的一个民主国家，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以及尊重基本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它今天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现实。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重新接纳中华民国，这对于和平、稳定和国际合作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注意到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我们特别重视有关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区域性机构。

在我们次区域，西非经济共同体空前成功地通过成立和部署西非经共体监测组处理利比里亚危机。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通过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所采取的步骤，鉴于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这个机构需要国际社会增加支持以完成其使命。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加强非洲各国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能力的任何作法都必须得到支持。因此，我们感

兴趣地欢迎在非统组织主持下，美国、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这一领域的联合主动行动。

几内亚比绍欢迎在奥斯陆通过一项有关完全消除杀伤地雷的公约草案，并敦促所有国家加入该公约，以使它能尽快生效。

世界上，尤其在非洲令人难以容忍的贫穷的继续存在，要求国际社会进行目前的动员和在国际机构内制订相连贯的政策以对付发展的问题。鉴于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大陆，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大会最近通过的《发展纲领》。

非洲继续蒙受以下问题的负面影响：外债、贸易条件的恶化，其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和投资的减少。此外，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和官方发展援助的减少降低了非洲国家成功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巴黎俱乐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免除债务的倡议——这些倡议已经使一些非洲国家受益——满足了我们的关切，我们希望几内亚比绍很快将从中获益。

尊重和充分行使基本人权是自由、和平和有保障的内部稳定的要素。几内亚比绍承认善政、多元化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它继续为保持个人的尊严及其充分、和谐发展的内在价值而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要祝贺玛丽·鲁滨逊夫人被及时任命担任联合国高级专员的职务。我们预祝她在履行她的职责时取得圆满成功，并呼吁所有会员国向她提供她所需要的支持。

合理使用我们世界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是在不同程度上落在全人类肩上的责任。几内亚比绍同其伙伴一起制订了尊重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战略。6月大会特别会议审议《21世纪议程》执行情况的令人失望的结果清楚地证明，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承诺于为环境保护规定意见一致的政策。

实现我们各国人民所想往的联合国的理想，改革我们的组织并使其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国际合作努力都是我们集体思考的所有主题和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承诺的启迪。的确，鉴于20世纪后期的各项挑战，我们的组织继续体现

我们各国人民对进步、福祉、社会正义和所有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所抱的最大希望。

如几内亚共和国总统若奥·贝尔纳多·维埃拉先生在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期间所说：

“我呼吁更大地……协调我们的努力，以便建立一个能使子孙后代免受战祸之害而生存下去的世界组织，并使最贫困最无助的人们有真正的理由来怀有希望，从而捍卫人类的共同利益。”（《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第36次全体会议正式记录》，第8页）

主席（以美语发言）：现在我请不丹外交大臣达瓦·策林先生阁下发言

策林先生（不丹）（以英语发言）：我谨向各位代表转达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陛下对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热烈问候和良好祝愿。

主席先生，我衷心祝贺你当选担任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们相信，你有丰富的经历和对联合国的精湛了解，一定能够指导本届重要的会议圆满完成审议工作。

我对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以果敢和革新精神领导了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表示高度的赞赏。

我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致敬，他以充沛的精力领导着联合国。我祝贺秘书长提出联合国改革的全面报告，并对改革行政协调员及其小组所做的宝贵贡献表示赞赏。

大会本届会议被普遍看作是一届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会议。因此，我仅仅围绕这一主题发言。联合国改革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不间断讨论的主题。我们也认为，今年必须采取具体步骤消除目前捉摸不定的心理，使我们集中精力解决联合国面临的其他重要挑战。

我们在进行联合国改革工作前，必须了解联合国对于不同的会员国意味着什么。联合国作为国际对话与合作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场所，历史上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

二的。但是,对许多较大会员国来说,联合国仍然是它们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几种手段之一。然而,对较小会员国来说,联合国仍然是捍卫和体现本国主权的首要组织。它们中许多国家还深深依赖联合国促进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联合国的任何改革都必须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小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联合国必须能够捍卫联合国小会员国的政治独立,支持其社会经济发展,使它们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己和平和发展的愿望。

秘书长提出的改革建议意义重大,因为他不仅征求了会员国的看法,而且还考虑了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观点,因为变革将直接影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职责和职权。我们认为,让会员国和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改革的努力将会提供讨论改革和随后实施改革的协调的气氛。

关于改革,显然有些领域是属于秘书长的权限。我们认为,某些领域已经开始的改革必须继续下去。我们觉得将各个部合并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事务、经济社会事务和人权五个核心领域内是可取的。我们还认为,新的粗线条的分组中所实施的各种协调和规划办法是必要、有益的。

我们期待收到秘书长就采取措施推行他权限范围内的组织性变化提出的报告。在大会和目前一些磋商机制存在、并且无疑会被用来与秘书处打交道的情况下,仍然应该具有各会员国能够用来与新建立的部门相互作用的各种机制。

我们认为,鉴于秘书长目前肩负大量的职责,常务副秘书长的职务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从联合国的更大利益出发清楚界定常务副秘书长的任务。

改变大会本身工作的重点的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建议,我们全力支持。大会和许多委员会冗长的辩论以及大量的问题和决议,大大超出许多小会员国的应付能力。我们支持在年度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各委员会中讨论主题问题的想法。

我们还支持所有全球会议的后续行动应适当与大会

的工作联系起来的想法。大会期间通过的决策和其他决定的安排,必须能够对秘书处的工作有直接的作用,提供指导和方向。

报告建议设立发展组,是把联合国发展方面的三个主要机构,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进一步协调起来。小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特别关注这个发展组,因为这些机构的活动对这些国家提供重要的支持。应该承认,这三个机构的协调必须支持它们同每个国家已达成的现行方案,应该在不干扰国家方案的财政和规划的情况下进行变革。

我们从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人口基金的活动中得到很多惠益,我们感谢这些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以及专门机构对我国的帮助。不丹和许多小发展中国家的经历清楚表明,这些联合国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们希望,有了发展组内部的协调和在领域一级实施发展组的活动,捐赠机构将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

秘书长提出的高层次部长级委员会审查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以及它们与大会和秘书处的关系的建议是及时的。专门机构的工作及其重要,现在是审查它们的工作方法和活动以便更好地协调所有联合国方案的时候了。

如果联合国没有一个健全的财政地位,改革和振兴联合国的一切努力都将是不可能的。必须恢复联合国的财政健康。所有成员都必须认真地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对秘书长关于建立一个周转信贷基金以满足本组织的筹资需要的建议表示欢迎。仍然,必须以成员国缴纳的分摊会费来满足其基本需要。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关于会费分摊比例的谈判,并以所有会员国都能接受的方式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坚信,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通过全部和及时地无条件缴纳其分摊费用来履行它们的财政义务。联合国还必须采用更有力的基金管理方法,包括谨慎地利用金融市场。应审查对这种管理的所有法律限制。

与联合国改革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构成。我们认为,在复杂和基本上不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导致了目前的各种困

难。然而，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对绝大多数会员国不利。布丹完全支持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即必须扩大安全理事会成员，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包括在内，并应有更多的非常任理事会席位。扩大成员数目必须考虑到新的安全需要以及谁能最好地担负起新的责任的客观标准。我们认为，根据这些客观标准，日本作为今天世界上经济和政治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应认真考虑给予印度常任理事会国席位，因为它人口众多——我们星球上几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而且它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此外印度在联合国的所有活动中都发挥积极作用。必须继续进行关于扩大的成员的讨论，我们不应被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吓倒。我们仍然相信能够早日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在本世纪剩下的两年里能完成联合国的改革和联合国的更新，这样在2000年大会的千年届会时我们就能够集中处理21世纪人类的展望和愿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里南外交部长埃罗尔·格伦·斯尼杰尔斯先生阁下发言。

斯尼杰尔斯先生(苏里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苏里南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们相信，在你明智和得力的指导下，我们的审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我还对你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表示赞赏。

我还借此机会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为在这个人类面临各种新的挑战和机会的时代追求这个独特世界机构的崇高目标发挥得力的领导作用深深表示钦佩和感谢。我们赞扬他努力使本组织更符合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

在我们向世界上不幸的人表示休戚相关的情感时，我们谨向姐妹的蒙特塞拉特岛屿的政府和人民表示同情，在他们历史上这些不幸的日子里他们遭受了地质灾难的后果。加勒比国家在其有限的可能性内向蒙特塞拉特提供的重要的支助有助于减轻痛苦，这种支助应受到赞扬和值得仿效。因此，我借此机会呼吁其他国家履行对我们所需要

帮助的兄弟姐妹们的道义义务。

在全球生产和分配经济制度日益一体化和变得复杂、贸易自由化以及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情况下，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在维持财政和金融稳定的同时振兴和加强生产与出口能力，将其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根据使经济出口基础多样化的需要，今年作出很大努力促进扩大采矿部门，最近一个新的炼油厂开工了，这将使我国能满足对重油的国内需要，进行了新的开采金矿活动以及对其他矿物储藏进行了商业勘探。此外，我们已开始建造两座重要的大桥。随着重建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在沿海地区和我国内陆建造公路以及同我们的邻国圭亚那共和国开辟轮渡服务，这两座大桥将为苏里南的贸易、房屋建造、交通、旅游和就业提供新的机会。

人们常说，在建立持久的民主社会和更强大的市场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正日益受到缓慢的增长、虚弱的体制、贫困和财富不平等构成的威胁。大多数人民持续遭受的经济困难同样能够破坏民主政府的信誉。因此，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斗争是对苏里南政府的最大挑战。

在我们作为一个小国为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而不断地作出努力时，现政府在可持续发展和商业保护的国际限制范围内将继续努力在农业、生产、制造和出口方面加强国内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并加强地方企业的体制，以便确保政治稳定和实现公平的经济发展。

考虑到所谓全球化进程的黑暗方面，并且为了避免边缘化和制造全球经济的局外人，我们必须继续承认加勒比包括苏里南以及世界其他区域很小、脆弱和易受伤害的经济。这应保障它们将在过渡时期得到特殊待遇，在这期间它们在更广泛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范围内将仍需要例外、豁免和其他过渡性安排。

因此苏里南政府在回应新的千年对本区域提出的挑战时特别重视关于加勒比共同体——美国合作的1997年5月《布里奇顿原则声明》，而且它期待快速执行其附件《行动计划》。我们还十分重视及时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并期待关于《行动纲领》未决章节和问题的1998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查会议。

苏里南政府欢迎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要求对二十世纪前瞻性毒品战略重新作出一致的国际承诺,为此目的,在1998年6月召开大会特别会议。该会议将拟订一项全球性毒品管制战略和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以打击尤其破坏许多发展中小国经济和社会前景的全世界毒品问题的新方式。

虽然苏里南不被当作毒品生产国,但它遭受这一灾祸,因为外国生产者滥用其领土作为毒品运往其它国家的中转站,这些国家容易获得并广泛使用毒品制造巨大、有利可图的市场,这种市场威胁众多人的福祉,满足少数人的贪婪。

为了表示我们决心从本国领土消除这一罪恶,我们将与邻国一起协调我们的战略和努力。为此目的苏里南将在1998年初与圭亚那、巴西、法国和委内瑞拉协力召开一次界定战略和行动打击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的国际会议。我们呼吁同样致力于这个斗争的国家援助我们的这种努力。

考虑执行《21世纪议程》的特别会议时,苏里南政府欢迎在今年7月通过了《进一步执行21世纪议程方案》,包括会员国的承诺声明。我们期待2002年下一次执行情况全面审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出更大可测量的进展。

苏里南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感到关切。自里约1992年以来,只有4个发达国家履行了它们实现将其国民总产值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指标的《21世纪议程》。因为公认官方发展援助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外部发展筹资的主要来源,不能用私人资本流入普遍地取代,所以我愿敦促援助机构加紧努力以逆转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趋势。

中东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造成极大威胁。双方签署的1993年奥斯陆协定体现该冲突持久解决容易实现的希望,因为它确立了中东持久和平的基础。我们认为,

必须紧迫地开展和平进程,要有明确的时间表。我们因此支持和平进程共同发起国努力使各派回到谈判桌上,以期确保中东持久和平。

允许我简单谈一谈改革和加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更具有平等代表性的重要问题。自它诞生起,本组织从5个会员国发展到185个会员国,但是安全理事会仍反映1945年的世界。苏里南政府因此强调有必要增加和更为公平地分配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

改革安全理事会不仅应使安理会成员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和更大的合法性,还应对其它会员国和非理事国增加其透明度和公开性,从而以更广泛和更有效的方式转达其重要信息。因此我们欢迎安理会为加强其透明度最近采取的措施。

目前苏里南政府的立场是,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应在公平地域分配和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范围内纳入任何商定的安理会的扩大。这种改革不应导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歧视待遇。此外,我们认为扩大安全理事会、改革其工作方法和否决权问题是安理会改革的组成部分。否决权应最好限于《宪章》第七章范围内事项。

日益全球化以及新挑战和威胁的出现要求国家间在全球一级更为密切地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重申和保持联合国作为国家间合作,特别是发展合作主要行动者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欢迎秘书长向大会提议一项全面改革方案的主动行动,该方案旨在加强秘书处的效率并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总的来说,苏里南政府支持秘书长的改革建议及其关键内容。这些改革建议整体上是及时和可喜的主动行动,因为当今世界越来越需要就许多迫切问题,如消除贫困、人道主义紧急情况、难民问题、环境变化和荒漠化、官方发展援助供资减少、毒品、核裁军、执行《21世纪议程》、民主和在世界各区域维护和平与安全采取全球共同行动。

这一切要求一个更强大的联合国来促进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振兴的多边合作。我们必须现在赋予联合国力量,使它可以应付21世纪的全球性挑战。

重新树立对联合国信任的最佳方式之一是在国家一级加强联合国发展活动的影响。在这方面，苏里南政府赞同设立“联合国之家”的建议。

最后，我愿重申苏里南共和国政府致力于促进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改革进程。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改革提案虽然仍然有许多不足，但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认为，联合国系统应该更加强大、更加有效力和更加有效率，以满足所有会员国为其制定的优先事项——而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强国家所制定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完成贫弱国家的优先事项，应该防止贫弱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局外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外交部长国会议员蒙帕蒂·梅拉费中将阁下发言。

梅拉费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及贵国代表团表示我国对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的真诚祝贺。你是一位有经验的联合国外交官，我们对你担任大会主席抱有巨大的期望。

我们还谨对离任的主席、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表示敬意，他对第五十一届会议的领导以其创造性和活力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祝福他，并感谢他及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所作的杰出工作。

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迄今在领导联合国方面所表现出的专业精神值得我们感激。他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以及关于联合国系统广泛的改革的报告使我们再一次对他感到有信心，并且信任他，这正是我们在仅仅九个月之前选举他的原因。

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过去几年里，世界贸易和商务空前发展，这个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各国经济通过一个被称作全球化的进程而相互作用，很容易地就超越了国家边界。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社会中的各国以及其他全球性角色扮演者日益一致地认识到，狭窄的民族利益应该服从普遍利益。

世界观的这些复杂变化要求加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否则变化可能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变得非常残酷。由于冷战时期的瘫痪政治的消亡，联合国在最近几年里获得了新的国际地位。在以前被认为不属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范围的局势中，现在已经部署“蓝盔”部队。

联合国还通过一系列关于各领域和各种问题的会议，建立了国际协商一致意见，这些领域和问题包罗万象，例如妇女与发展、青年、环境、人权、老年化、人口、社会发展与人类住区、教育与保健，这个协商一致意见的结果将指导国际社会的思维和行动，直到进入下个千年期。而且，联合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有效地解决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构成的严重危险，由于会员国缺乏政治意愿和决心，这个能力往往被埋没。

简而言之，在今日的现实中，任何国家——无论是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弱国或强国——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不能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而不受到行动的后果的影响。恐怖主义、贩毒、跨边界犯罪、消耗臭氧层、酸雨、热带雨林减少、荒漠逼进、淡水储存减少、贫困、疾病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是没有国界的；只有本组织各会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才能阻止并扭转这些问题的蔓延。

联合国是真正多边主义之母，在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思维中，联合国应该占中心地位。今日国际现实授予这个世界机构重大责任，这就要求联合国系统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样联合国才能在现在以及将来对其会员国及其人民的需要和关注作出有效率和效力的反应。必须精简联合国系统，排除行政上的瓶颈，铲除腐化和其他不当行为，并且消除其各机关、机构、方案、基金和办事处活动中重复的现象。

本着这种精神，博茨瓦纳欢迎秘书长最近提出的改革倡议，并认为这是进行进一步讨论和就改革进程进行辩论的基础。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适时地宣布我国代表团关于改革计划各项内容的立场。此刻我谨指出，博茨瓦纳认为大会应该全盘考虑这个计划。改革提案是一个单一的单位，在讨论其各组成部分时应该铭记这一点。

因此，这就意味着多数代表团认为可以接受或者已经取得普遍协商一致意见的计划内容——我们希望这占绝大多数——应该立即执行。的确，正如秘书长本人所承认，其中许多提案确实是革命性的，如果获得批准，这些提案将正面地永远改变本组织的活动方式。改革计划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计划，我认为，改革计划是对响彻本组织各会议厅以及一个时期以来甚至威胁到本组织生存的巨大改革呼声的适当反应。

我国代表团并不期待本大会堂每个代表团都会认为整个改革计划是可行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国代表团有这种期望显然是非常荒唐的，但某些代表团指责说，该计划走得还不够远，我认为，轻一点说，这种指责是荒唐的。正如秘书长正确地向我们指出，改革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一个进程。改革不应该而且不能够漫无边际。改革不能够而且不得与本组织裁员划等号，使本组织失去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不能为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服务。

这种改革将有碍联合国的效力。改革应该是联合国更加有效率、更加有效力以及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使联合国有能力预测全世界即将发生的灾难局势以及今天人类面临的其他需要和关注，并且适当地迅速地作出反应。

秘书长的改革提议标志了改革进程所应走的方向；现在所需要的是会员国的集体回应。我认为，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联合国的改革问题；现在应该是批准和执行已经取得普遍协商一致意见的改革提议的时候。如果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开始时，我们还没有执行秘书长改革计划中的任何改革提议，那么人们将会日益怀疑我们对联合国的改革的决心、认真程度以及诚意。

副主席扬格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主持会议。

任何国家、区域或国家集团都无权对改革议程指手划脚。应该确立的是一个平衡、公平和非歧视性的改革议程，让每一个会员国的共同愿望和利益都能得到表达。这就是我国代表团在参加持续的改革进程中将遵守的指导原则。

秘书长的改革方案不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的唯一重大问题。时间已过去四年，但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仍看不到尽头。显然，除非我们突然获得所罗门王那样的智慧，否则再过四年甚至更长，这场辩论也不大可能顺利完成。反而已经出现一种思想，主张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数目，以反映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布局。

博茨瓦纳曾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直到去年年底。我们比以往更加相信，安全理事会成员的组成情况，以及安理会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需要改革。现在是结束完成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的时候了，以便所有地理区域都能在安理会上有公平的席位代表。我们不能让这场辩论毫无结果，或者退化成为聋哑人之间的对话。

联合国的财政健康则仍然是我国代表团甚感关切和不安的另一个问题。没有必要的财政生命血液，不能期望联合国完成任务。换句话说，不能期望联合国在经费不足的基础上运作，而又要完成会员国每天赋予联合国的沉重责任。因此，每一个会员国需按时、全额和无条件地履行它对本组织的财政义务，立即还清拖欠的所有款项。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已在世界各地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可观进展。今天，由于一种民主文化的出现，非洲大陆和人民和国家生活在比较和平和安宁的环境中，正在努力重建他们的国家经济。但是，尽管有这些的发展，但事实仍然是，非洲仍然遭受致命冲突的困扰。

但是我们高兴地承认，在利比里亚，战斗已经停止。利比里亚人民终于自由地选出了自己的领导人，而且他们的决定得到尊重。

经过一扬短暂但打击严重的危机，最后以推翻一个统治了32年的专制统治之后，长期苦难和经济上受掠夺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今天已出现相对和平与安全。在他们努力重建国家的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同情。

国际社会仍然未能最终解决安哥拉冲突，但是上帝保佑，安哥拉迄今也没有恢复敌对行动。进展之慢令人痛苦，

因为安盟未能根据《卢萨卡议定书》履行其义务，特别是安盟拒绝将其部队解除武装和遣散。联合国应该非常密切地监视安哥拉局势，确保目前的缓慢进展不致变成一种永久性状态，或者导致完全推翻在卢萨卡进程中迄今所取得的成就。

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更加密切地注意索马里局势，帮助索马里各方举行一次和平会议，让它们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之间长期的兄弟自相残杀的冲突。

人们现在又重新期望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努力将产生成果。我们希望并且祝愿秘书长通过他的个人特使詹姆斯·贝克先生能够取得突破，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西撒哈拉冲突的最后解决。

塞拉利昂局势令人不安。五个月前塞拉利昂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被推翻，极为不幸地使该国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逆转。国际社会采取正确立场，清楚地表明它绝不会容忍任何军人专制统治。对塞拉利昂军政府的拒绝和孤立应该成为对有同样企图的军事领导人的警告，即军人统治是不能接受的，不管用什么理由。政权易手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选票，而不是子弹。

虽然巴尔干局势基本上仍然紧张，但是也能看到希望的曙光，显示前南斯拉夫各民族和解的新时代将要到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团体现在应该认识到，它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能作为纯民族国家存在而不造成政治紧张，重新唤起有几百年历史的仇恨。有幸或不幸，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它们的未来和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应该接受它们的命运。冲突和战争过去未能解决这些国家的民族组成问题，今后也不大可能解决。

我们赞扬秘书长最近的倡议使塞浦路斯冲突双方领导人来纽约会谈。我们鼓励他继续进行斡旋，直到双方最终解决这场几十年的冲突。

博茨瓦纳支持中东和平进程。经验已经表明，不能通过战争和流血在这一复杂的冲突地区取得和平。只有在有失有得的气氛中进行艰苦和紧张的谈判才能导致响往的结果：即人人渴望的中东和平。

我们希望以色列国能认识到，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新的定居点考虑欠周。这一措施已在不小程度上促成中东和平进程的目前危机。应该不懈努力，使中东和平进程重新走上轨道，以便那一地区普通人民睦邻和平共处的希望和愿望能够实现。

我们欢迎两个朝鲜之间正在进行的会谈，中国和美国也参加。我们热诚希望会谈能导致缓和朝鲜半岛上的政治紧张，希望两个朝鲜能从此建立一定的共同点，帮助它们分裂的国家最终统一。

我要欢迎最近达成《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及销售此种武器的公约》。我祝愿这项《公约》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杀伤地雷是残忍和卑鄙的战争工具，它们不加区别地杀害无辜受害者，或造成他们残废。这种武器早就应该禁止了，以免更多的人因它而死亡和致残。我们热切期望《公约》不久就能得到所有会员国的支持。希望在拟订和缔结这项《公约》的运动中所取得的经验也能扩大应用于所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经历艰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仍然生活在赤贫中和缺乏基本营养的国家数目在增加，特别是在非洲。

遗憾的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加深的贫困而言，多边援助迅速减少。只有不多几个发达国家达到了官方发展援助应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商定目标。与此同时，私人资本流动只面向少数国家。由于缺乏资源，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也不能履行其各自的职责。这一趋势不仅必须制止，而且应当扭转到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的轨道上来。

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切实的发展，必须建立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处理有关问题，例如宏观经济稳定、发达国家更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财政制度、根据世界银行《负债沉重穷国债务倡议》提出的一类合理的债务倡议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资金流动。国际社会还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和人力开发方面的发展方案。

显然，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方向必须转向有利于全球繁荣。许多发达国家主管发展的

官僚机构，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可能造福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开明思维。

我们始终将联合国作为人类希望和理想的最终寄托，这一信念是真实的、深刻的和不容置疑的。我们是一个动荡世界之中的年轻的发展中国家，迅猛的全球化和孤立主义重新抬头这两个极端牵扯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存取决于这一全球组织及其《宪章》，我们保证将全心全意地献身并忠诚于本组织及其《宪章》。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格林纳达外交事务、司法事务和地方政府部部长拉斐尔·弗莱彻阁下讲话。

弗莱彻先生（格林纳达）（以英语发言）：在我去年向尊贵的大会致词时，我曾提请注意美德的意义，此外，还曾提请注意应当通过适当手段来推动释放美德的力量。同时，我请人们思索全人类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并促请将这一点，连同对美德的真正承诺，作为大会处理和审议人类在当今世界的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时的指导原则。

这对任何具体的社会和国家都是如此，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如此。伦理学是一门科学，其目的是培养品行端正的男女，政治学也是一门科学，其目的是塑造美好的社会。因此，政治学必须立足于伦理学，并始终从中汲取营养。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想。然而，我们要想实现国内和国际间的和平，必须不断追求这一理想——而和平，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描述，即是秩序的和谐。

我们这个多样化的全球共同体每一部分的众多领域都在加速发生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正是为了我们每个国家共同体的福祉，如同为了整个国际共同体的福祉一样，我们必须承认、遵守和忠实于那些恒久不变的价值观和原则。

权力——道德权力——就是这样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观：柏拉图将之看作是一种正义的美德，而在罗马法中，则将之描述为道德法。实际上，特别引人回味的是，柏拉图将教育的全部功能看作是诱发灵魂中潜伏的美好事物，并在

此过程中引导灵魂关注正确的事物。

我极为荣幸和高兴地代表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在大会第五十二届常会上发言，在会议期间，为探讨和指导国际事务，变革以及发动、着手进行和审慎把握变革应当成为一个超越一切的主题。

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大会表示格林纳达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祝贺。我还就科菲·安南先生就任秘书长职务以及他履行这一职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衷心祝贺。我们为他显示的美德感到喜悦，我们相信，他对联合国的深刻知识预示着他完全有能力领导我们追求国际和平与安全。

他致力于本组织改革的决心令我国政府深受鼓舞，并对他为塑造一个更有效力和效率的联合国系统所作出的努力感到宽慰。我们希望经过改进的联合国系统的一个积极后果将是增进我们这些发展中小国的经济生存能力，我们还希望他为实现预期目标作出的努力，将不致因大量拖欠已经到期的会费而受挫。

我国代表团同我一样，热烈祝贺乌克兰的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们感谢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他出色地指导了第五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全球环境的迅速变化给小国，尤其是格林纳达一类的小岛国带来了严峻挑战。它也给联合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联合国的根本体制来自一种国家团体的观念，共同认同美德的力量，并为实现这一力量采取充分和适当的办法，以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正义。

关于后一点，请特别注意由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所规范的全球贸易与自由化概念，它有其固有的不一贯性，运作起来不利于较小经济国家。世贸组织现在有关农产品和农工产品方面的规定证明了我们这些生活和劳动在小国经济范围里的人们所遭受的非正义——最近对香蕉裁决凸显了引发这一裁决的挑战所表现的漠不关心。

此外，乌拉圭回合协定要求格林纳达有个庞大的立法议程——它无疑也如此要求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国内

法在货物贸易和服务以及知识产权方面必须复审，并作广泛的立法修正。因此我们必须得到必要的法律专长开展这项工作，直到全部完成为止——所有这些应在2000年底前完成。

我们当然会充分利用可以通过世贸组织得到以及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机构提供的援助。

然而，必须清楚地申明，格林纳达认为：乌拉圭回合协定为小型发展中国家真正带来的负担大多于在全球自由贸易旗帜下宣扬的好处——至少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是如此，除非迅速采取纠正措施。

我国政府继续努力调整格林纳达经济、并实行一项经济多样化方案。这包括扩大并加强诸如农业加工、轻工业生产、工艺、服务业——包括沿海金融服务——旅游业和农业等部门。

然而，我国政府深深地意识到该国经济政策的成功将主要取决于多边金融机构及友好国家：在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与传播，以及建立对二级经济增长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与设施方面的支持。

因此，我国政府曾正式向大会表示它对通过洛美协定从欧洲联盟与其他友好国家迄今为止已经接受了和正在接受的援助的感谢与赞赏。

虽然存在我已提到的以及其他制约因素，我国政府继续努力促进就业并加强可就业性。关于后一点，我们现在正在使失业青年在职训练制度化，同时扩大机能训练的正式方案。关于促进就业，正特别重视自营职业——通过扶植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部门。因为我们深信，这些部门的发展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优先程序的关键。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提高尊严和自力更生。

我国政府必须为私营企业的兴旺和扩大提供有利环境。我们还通过合营企业、技术转让以及金融和技术援助以推动持续的经济增长寻求多边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的伙伴关系。

民主与民政只能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发展——一个井然有序的环境；不是强加于人的秩序而是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中自发形成的秩序；是由相互间的友爱不断振兴和加强的秩序；也是回应这一真理的秩序：“我的来源即人之来源，我的良心即人之良心，我的论争即人之论争，我的历程即人之历程”。关于这一点，我们提请注意目前在加勒比地区因轰炸古巴而明显出现的恐怖主义。

所提到的秩序本身也包含个人在社会和经济中的独立：个人和社会的真正繁荣。

在国际全球社会层面上，实现这一秩序的唯一途径是遵循已故圭亚那总统切迪·贾根所倡导的并被七国集团元首们在其“使全球化成功为人人造福”(A/51/208，附件二)的公报中进一步重申的新的全球人类秩序的理念和实践。

为塑造民主国家团体而奉行的真正政治要求我们努力形成这样一个新的全球人类秩序。

在这样一个全球人类秩序的范围内，不可避免的要消灭使人无所作为和令人窒息的债务负担，它野蛮地摧残着世界上的穷人及最贫穷国家。还要采取根治环境退化的行动，并迈向可持续经济发展，特别在较贫穷的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同样，在消灭全世界贫穷方面，我谨援引重复联合国国际发展大臣克莱尔·肖特阁下的话：

“一个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赤贫中的世界决是不公正的，也是危险而不稳定的”。

自然灾害，特别是小岛屿国家的自然灾害，要求民主国家团体的特殊关注。最近在蒙特塞拉特经历的破坏要求联合国有一项计划来对付这种自然毁坏的后果。

格林纳达欢迎联合国最近在海地的主动行动，并向所有参加这一崇高努力的国家，以及联合国及其官员致敬，他们的远见充满了这一主动行动。

我们也欢迎为在中美洲国家各方之间实现和平所采取的步骤，并为此欢呼。格林纳达作为加勒比国家联盟的责任主席，的确为这一行动感到欢欣。因为通过这一联盟，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寻求扩大并加深加勒比各岛国以及包括古巴在内的加勒比海岸各大陆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进程。

我国政府深深地意识到由于穷国承担不起保证他们的边界地带不遭受侵犯的手段，这些国家领土的完整性特别容易遭到侵犯。这些大陆穷国的面积越大，它们的脆弱性也大。

同样，对于小岛国，特别是那些加勒比海岛国，威胁并不是针对领土完整而是针对安全。这些威胁是由那些从事毒品贩运非法行当的人所造成的。我们加勒比海小岛屿国家已经成为大生产国到相应消费者之间的第一和第二转运中心。我国政府因此恳切要求这一崇高的大会根据与人类的整个国际社会相关的真正的政治道德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的联合国药物管理规划署确实值得称赞。格林纳达很高兴地以自己力所能及的速度积极地参加它的工作。

然而，不得不承认该规划署没有表示、更没有提供我们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年青人所需要的保护，使他们免受吸毒诱惑并且能使小规模的运输商或者所谓贩夫最终免受这种灾害。当然，国际间有计划的和统一的行动即使不能完全铲除这种转运，也能够使这种转运过程得到大大的扼制。

我国政府对青年和儿童的关心不仅仅局限于格林纳达。也不仅仅局限于加勒比共同体或者加勒比国家联盟的兄弟姐妹。我们的关心包括对各地的青年和儿童。因此，我们谴责对青年和儿童的任何形式的剥削。我们反对在色情和卖淫业中糟蹋儿童。

我国政府欢迎最近缔结的关于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联合国公约。我们敦促大大加快有控制销毁各种规模的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

关于安理会，格林纳达明确地支持它的扩大以使其能够推动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实现真正的政治。我们认为，这将牵涉到增加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类别的名额。

我们认为这种名额增加的特点都应该是以发展中国家有相当规模的存在。因为，格林纳达认为改革后安理会所需要的并不只是各种看法没有变化的增加，而是各种不同看法的组成部分之间更加公平。

公平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引出正义的概念。在联合国谈到正义，很容易地就联系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对于那些赞同人民有自决权的原则的人，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会员身份问题是一个最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大约50年以前，这些人选择了自决。当他们背井离乡从中国大陆迁移到台湾岛时，他们用他们双脚投了票。今日二千一百三十万人民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施民主。他们经济上成就与他们愿意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意愿是众所周知的。

接纳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还需要什么？人们不仅要问。我的答复是：正义。提到正义使我想起两段非常具有见识的话值得与崇高的大会中在坐人员分享。第一段是，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其《阳光下的孩子与黑暗中的孩子》一书的前言中就正义有下列的评论：

“人类追求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类具有的非正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须。”

我们可能会问这种非正义的倾向的来源。不管能否找出这个来源，柏拉图的教育构想回答了对付这一倾向的一个有效手段。他的中心思想是让灵魂向正确的事务袒露。

第二段话是索尔·贝洛在十年前为艾伦·布卢姆的一份发人深思的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报告——当时这一份研究报告被列为第一畅销书——提出了一种观点。索尔·贝洛的观点对于将灵魂向正确事物袒露的观点特别切题。索尔·贝洛指出：

“在巨大的混乱中，有一条通往灵魂的隧道……。这条隧道永远在那儿，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它们的畅通、进入我们最深之处——这一部分的我们对更高层次的意识有所认识……灵魂必须找到并且守住它对抗敌对势力的阵地。这些敌对势力常常藏身于一些思想中，这些思想经常否认灵魂的存在，而且似乎经常试图完全取消灵魂。”

大会可能会问：“灵魂怎么守住阵地？我的答复是：通过美德和不断向正确事物袒露。让正义取胜。”

愿上帝保佑参加这次崇高大会第五十二届例会的主席和各位代表。这次大会将通过上帝的恩典成为改变我们世界的福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这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谨提醒各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于十分钟，第二次限于五分钟，并应由各代表在他们的席位上发言。

马图谢夫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1997年10月2日在大会发言时若干次提到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进程，以及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如何看待这一进程。

我们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不是要进行争论，因为我们意识到白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自己的独特立场。然而，该外长阐述白俄罗斯立场的方式令我们迷惑不解。他尤其指出：

“如果在我们的西部边界不是现在的友好主权国波兰，而是一个军事组织的话，那就一定会促使我们认真分析并重新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

在听了这句话后，我们至少有资格问几个严肃的问题。该外长是不是想说他所提到的波兰这个友好的主权

国家可能突然消失，而被他所说的军事组织替代？如果是这样，是什么使他产生这种想法？

如果白俄罗斯外长在我刚才提到的他的发言的那部分中是指波兰加入北大西洋联盟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要向他保证，波兰在成为北约成员后，将继续是白俄罗斯一个友好的主权邻邦。企图暗含相反内容的任何话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希望，白俄罗斯外长所用的措词不是要这样做。

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资产。波兰将不遗余力地促进睦邻友好关系。我们想向我们的白俄罗斯朋友说明，有一个友好的主权国家作为邻国无疑是一种共同愿望。

恩达鲁扎尼耶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1997年10月3日星期五，在当天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他的发言针对的是布隆迪对外关系和合作部长于1997年10月2日在大会所做的发言。

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言，我不想重复我的同事所说的所有要点，我只想首先欢迎坦桑尼亚和国际社会有意帮助布隆迪人民和政府努力摆脱迄今已历时近四年的危机。

在这些努力中，布隆迪人民依然是关键要素。没有我国人民的参与，就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即使是国际社会提出的办法。

出于这一关切，布隆迪政府一年多来一直在开展通过国内辩论与人民广泛协商和在国外举行和平会议为基础的和平进程，以便使布隆迪全体人民毫无例外的都能够参与向布隆迪冲突所有有关各方敞开大门的各阶层政治谈判。

我们赞扬国际社会的一些特使和代表与指定的调停者一道作出的努力，但我们也希望能够排除布隆迪代表团团长在1997年10月2日的发言中指出的阻碍这一调停的障碍，以增大所有各方都可参加的政治谈判的第二阶段取得

成功的机会。布隆迪政府正期待着调停者就开始这些谈判的地点和日期向它征求意见。

此外，我们深信，这些障碍不可能归咎于我们的任何朋友或对我们持友好态度和为布隆迪的和平而努力的任何国家。

布隆迪目前的问题是许多不同因素以及国内外政治和社会事件合并导致的结果。此时此刻的确很难在大会面前谈论这些问题。

对布隆迪人民实行了一年多的全面的非法经济封锁丝毫无助于恢复和平。相反，它正通过饥饿和疾病扼杀一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已经对我国人民实行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屠杀造成的折磨还不够。我们要求决定进行封锁的人取消封锁，因为遭受这一封锁打击最大的是那些最易受伤害的人，其中许多是儿童，他们应得到每个人的保护。

关于布隆迪难民问题，布隆迪签署了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每项协定，以及布隆迪-坦桑尼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三方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定。必须利用一切机制，在上述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想过多占用大会的时间，但最后我要重申，布隆迪人民和政府决心通过举行所有有关的各方都参加的政治谈判来谋求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

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在我国重新建立信任、和平与民主。

贾比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布隆迪代表的发言。由于他的发言没有任何新内容，我只想重申我国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大会所说的话。布隆迪问题不是双边问题，不是与坦桑尼亚或整个区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布隆迪内部和布隆迪人民之间的问题。企图使这些问题向外扩大是可悲的，必须予以反对。

我国已声明，它的唯一愿望是提供帮助。它在该国没有任何政治企图。布隆迪当局应该使坦桑尼亚和国际社会能够更方便的提供帮助。如果布隆迪当局不能正视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现实，那么我们无法给予帮助，也不能够高效率的这样做。此外别无其他办法。

有关偏袒、武装侵略或地点不安全的指控只不过是用来掩盖布隆迪军事当局内心不愿意通过谈判实现政治解决的幌子。应抵制这种做法。

我国依然致力于促进布隆迪的对话与和平。一个和平的布隆迪是一个可以开展互动和贸易的更好邻国。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我国将不会有难民周期性流入，布隆迪人民将不会生活在长期恐惧之中，该国将实现稳定与和平。

下午5时散会。